

南齊書

冊七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南齊書卷四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四

江 數 何昌寓 謝 藩 王思遠

江數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爲太子劭所殺數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尙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數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祕書丞中書郎數庶祖母王氏老疾數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爲衛軍重數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卽位數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

職永廢溫清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勅數出繼從叔憇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
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旣孤之後出繼宗族也
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數一人傍無眷屬數宜還本
若不欲江憇絕後可以數小兒繼憇爲孫尙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
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數還本家詔使自量立
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臧
利世祖遣信檢覈數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數
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錄事遷
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數好文辭圍棋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
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尙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
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尙書領
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數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
語其事任殆同閑輦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

納言上曰數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卽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數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卽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數令讓不受詔曰數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諡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灊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修之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尙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太傅五官司徒東閣祭酒尙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爲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

懃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
慙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
闔無執戟之衛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闊曲言也一淪疑似身
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
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
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
痛入骨髓慙腸紆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
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
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
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
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
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冲睿
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

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
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清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

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
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並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
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懼此百殃歲朔亟流
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
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
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
以兩國豐禍尙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以未辨爲世大戮若
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
所急也昔叔向之理恃祁大夫而獲亮戾太子之冤資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
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
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

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爲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爲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爲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爲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爲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尙書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諡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瀛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瀛四兄颺臚顥挺世謂謝莊名兒爲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爲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

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瀟年七歲王或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瀟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瀟年少清正不惡以女結婚厚爲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爲中軍引爲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爲安成內史還爲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瀟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勅令速拜別停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爲劫瀟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爲道優所誹謗橫効爲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爲申理瀟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瀟官瀟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爲有司所奏詔並贖論在郡稱爲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爲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瀟瀟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

臥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卽位藩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藩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藩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藩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劍藩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肱在吳與論啓公事稽晚藩輒代爲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諡簡子初兄肱爲吳興藩於征虜渚送別肱指藩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藩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詩儉對曰謝肱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藩撰碑文

王思遠琅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爲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璉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暲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賊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

以塵點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悽悽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祇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旣去之後猶令二人交

帚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既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尙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諡貞子思遠與顧暲之友善暲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暲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兼尙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爲江州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清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何昌寓傳明帝遣徐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臣祖庚按南史明帝使裴

叔業賈旨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叔業傳無此事又按通鑑從齊書作徐玄

慶據此則南史誤矣

謝朓傳朓指朐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臣宗萬按尺牘謝朓與弟朐書曰今致

數斗酒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與此小異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三

最平願可代補此後野人奉獻此小異

國藏論續前論曰曰此中則宜燒酒○

目宗真

卷八藏論續前論曰此中則宜燒酒○

藏論續前論曰此中則宜燒酒○

藏論續前論曰此中則宜燒酒○

藏論續前論曰此中則宜燒酒○

藏論續前論曰此中則宜燒酒○

南齊書卷四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郟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爲太子劾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尙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韎爲治書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尙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還爲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尙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